

读懂父亲

编者按：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就读懂了整个人生！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这个节日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现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但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严肃、刚强、博大精深的感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父亲是面向社会的第一扇窗户，是心里那座高耸的山，他们用肩膀扛起一个家。对于父亲，我们总是欲言又止。

我心中的那座山

★滨海镇中学九(1)班 杨佳鹏 指导老师 陈雪丽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爱总是默默的。

犹记得小时候，父亲爱握着我胖嘟嘟的小手，时不时地掐几下，我用力挣脱，可小孩子哪比得过大人的力气，我撅起小嘴一副不开心的样子，父亲看我生气了，搓搓我的小手说：嘴撅那么高，可以挂油瓶了！

父亲做的菜很香，他手把手教我做菜，我捏着那一小把盐，手不停地颤抖，耳边一直回荡着父亲的半勺，半勺，生怕加多了。父亲哈哈大笑：这个盐，差不多就好，做饭要随性一点，只要用心，煮出的东西肯定不差！

那时，父亲还很年轻。

后来，我回到老家，父亲去了宁波，每年只能回来看我几次，再后来甚至几年都不回来。

我怀念与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怀念他的幽默，怀念他的打骂，怀念他在床头给我讲的小故事，怀念

记得那次父亲从外地回来，我兴奋得鞋都来不及穿就冲出房门扑进他的怀里，我惊奇地发现，父亲那浓密的黑发间居然夹杂着几根白发。曾经伟岸而高大的父亲，终究抵不住岁月的侵袭，渐渐老去。儿子！新年快乐哈！父亲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到我手里。啊！手，父亲的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青藤似的血管，干竹似的手指，从没有发现父亲竟然瘦得这般叫人心痛！我终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感谢您这么多年为我们这个家所做的打拼。是您，让我懂得了生活的乐趣；也是您，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还是您，教会我怎样独立自主生活。您对我的教诲虽平淡无奇，您对我的爱虽不露声色，但孩儿无不铭记在心。

目所及而送之

大溪二中八(6)班 郑红 指导老师 赵松勤

目所及，而送之。

我想我也是龙应台。当淫雨霏霏时，我从父亲的车上下来，蒙蒙的细雨将马路洗成另一个模样，而雨突然变大，使我措手不及。我皱了皱眉，想要飞奔至雨中，而车里的父亲，声音气盖大地，他说：先把伞拿着，刚刚叫你你不。

我没说话，默默接过雨伞撑开，雨伞将雨与我隔绝。我回头看父亲，他的车子在茫茫车海中慢慢前行，一阵雨雾将我的目光阻挡。他似乎有感应，也回头望我，似乎在说：还不去学校，快上课了。

只记得我走得慢，有一瞬是惶然的。我从未好好看过父亲的背影，与儿时那雄伟的背影相比，如今更显沧桑，却依旧雄伟。



我的父亲

★市四中八(4)班 亓浩益 指导老师 陈海霞

父亲的身材并不伟岸，但声音洪亮，气势十足，往那儿一站，足有父亲的威严。我做错事时，父亲眼一瞪，我便像小羊羔似的四肢无力了。

父亲身高约1.75米，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皮肤偏黑，面庞坚毅，看似并不十分清明的眼睛尖锐而深邃，他的视力超常，严肃时那目光好似超人的激光，探寻你内心的想法，一切谎言在他的面前都那么无力。

我和父亲最大的爱好是讨论科学。他不怎么擅长数学，英语基本不通，除议论文外，他最拿手的就是科学电学。又因为他以前考过电业技术人员，所以我电学不会的都可以咨询他，有时间他问多了，就批评我怎么整天聊这个，然后沉默一分钟，又耐心地拿出来和我讨论。

我作文不好，每次提笔写作文便抓耳挠腮，苦思不得下笔处。这时，父亲会端着杯普洱茶走过来，必先批评我一顿，然后看看题目，开始他的长篇大论。谈吐之间，文章思路脉络渐渐清晰，一杯普洱茶喝完，最后来一句总结：多话我不说了，你自己写吧！便转身走出房间。我如醍醐灌顶，欲罢不能。于是奋笔疾书，不出半个时辰便大功告成。

不过，这貌似完美的父亲也有缺点，他的生活离不开酒和烟。哎！如果没有酒，那么我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父亲每日总要喝上红酒一杯，饭后必去吞云吐雾。检查官来后，不用多说，自觉理亏，美美地再吸上两口，恋恋不舍地扔掉手中的烟蒂，叹口气，深呼吸一下，便走出书房，散步去也。

作文结束，放下笔，呼一口气，正准备起身，回头一看，父亲又端着杯普洱茶慢慢地踱进来了。

父亲的伞

市实验学校八(5)班 江翊轩 指导老师 林巧云

家中有很多伞，这些伞伞形精致，色彩鲜艳，是我和妈妈的专属。父亲常说这些伞中看不中用，还不如他那把大伞。父亲的大伞又黑又大，黑布的伞面，长长的手柄，比普通的伞胖上一倍，这是父亲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因为父亲的身材特别魁梧，他总觉得拿一把秀气的伞会使他显得不伦不类。

父亲对这把伞非常爱惜，雨天使用完就要把它撑在阳台上晾干，再收好，用一个特定的塑料套子将它套好，挂在门后。

因为有这把大伞，小学时，雨天接送的任务就都落在了父亲的身上。每次看见父亲撑着这把大黑伞站在校门口接送的队伍中，我总觉得特别突兀，我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一把大黑伞撑着我走过了六个春夏秋冬。

如今上了初中，寄宿在学校，我终于可以不用和父亲同撑那把大黑伞了。

那天周末回家，上车时只是微雨，车近家时，雨却渐渐大了。望着窗外昏暗的天色，肆虐的暴雨，回家的兴奋也转为暗暗的担心。看来，今天免不了受一回洗礼了。

到了站，我跳下车，还没迈步，就听见父亲的声音：在这里，快过来！我循声望去，父亲撑着那把大伞站在雨中。

我不是说没有什么东西不用接吗，怎么又来了？我躲到父亲的伞下说道。

你妈不放心。父亲说着，伸手把我的小包拿去背上，又把伞往我这边斜了点。我空着手，望着一串串银链似的雨线在我们的脚下散成珠子，我又何尝不知道，不放心我的自然也有父亲，只不过他从来不愿说罢了。这些年，家中常起波澜，父亲支撑着全家，他把我们一个一个都撑在伞下，怕我们遭受意外的风雨，而我们又常常不争气，引得他暴躁。这样想着，我不禁打量起父亲的大伞来，黑布的伞面不再发亮，伞骨也是折断过又接好了的，手柄的黑色表皮已被磨掉几处，显出发黄的芯子来。父亲就是撑着它走过了多年的风霜雪雨，跨过了重重的沧桑坎坷，长久地，默默地，走在我们身后，用他那结实的大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现在，父亲和他的大伞却都老了。我知道，该是我为父亲撑伞的时候了。

父亲

滨海镇中学七(10)班 颜简单 指导老师 潘燕君

雾气掩着的远方，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山，像极了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不讲究的人，鲜少有浪漫的时候，即使是节日也很少收到父亲的礼物。父亲倒是很细心，夏夜里，透着绿叶，能看到父亲在不停地为我扇着扇子，真不知他的手是钢做的还是铁打的，难道不酸吗？就这样，夏天的每个夜晚，我都睡得很踏实。冬日里，顶着寒风，每次出门，父亲就将自己的衣服严严实实地捂在我身上，真不知道他是大熊还是老虎，难道不怕冷吗？在我眼里，父亲就是一个超人，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打不垮他，只要父亲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但小小的我若能在父亲怀里躺一会儿，或能在父亲肩头坐会儿，那就是件极奢侈的事。倒不是父亲拒绝，而是父亲有伤，母亲时常制止我和父亲打闹，那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父亲也从没喊过痛，纵容着我的胡闹。

父亲从不会喊累，倔得像头牛。我随他，就像头小牛犊，我俩吵起来，谁都不肯低头，明明都知道错。慢慢地，长大了，父亲的话少了，我也渐渐喜欢向母亲倾诉。但我回忆起往事，一件件都离不开父亲，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也记得那点点滴滴。我并不擅长表达情感，每次想关心父亲，到了嘴边就都成了没什么事。父亲也这样。

我不记得已多久没和父亲好好聊天，多久没和他牵手，躺在他温暖的怀抱里。

趁父亲睡着了，我好好看了看父亲，皱纹毫不客气地爬上了他的脸庞，此时我才晓得屹立不倒的他竟也败给了时光。他的银发闪烁着光辉，在诉说着往事的沧桑。他的背终究还是驼了，我才意识到父亲是真的老了。

远方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想我是时候要长大了，是时候在父亲累了时，给他一个怀抱，在父亲冷时，给他披上衣服，在父亲寂寞时，陪着他，就像小时候他照顾我那样。

父亲的另一面

市实验学校九(2)班 阮京易 指导老师 王英

每位沧桑老夫都曾是白马少年。

题记

从门缝溜进来的阳光给父亲的脸上镀了金边。我愣愣地看着因出差而长久未见的父亲，感到陌生。

他的背有些弯曲，头发乱蓬蓬的，几根白发突兀地处在黑发之间。房间里很静，我知道他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只会一味低头做事。他的生活仿佛除了工作、家务，别无其他，显得那么枯燥。

爸，你小时候学习成绩好吗？我尝试着缓解沉闷的气氛。

我可是语文课代表呢！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锦鳞游过留下的波纹，又像是在落日里微微荡漾的湖水，老师还把我的作文在班级里念，夸我有当作家的潜力。

我惊奇地看着他，很难将这个满脸胡茬的沧桑老夫和那个才华横溢的白衣少年联系在一起。

因为老师的鼓励，我更加爱上了写作，甚至幻想过自己真的当上了作家。他仰起头，似乎有些腼腆和不好意思，我忘了他是父亲，仿佛仅仅只是个憧憬诗和远方的青涩少年。

只是后来家里供不起我读书了，我不得不到田里劳作。他的声音低沉了些，像是带着沉重的遗憾与不甘，如果

如果他继续上学，他是否会如愿成为作家？如果他继续上学，他是否今日就不会拘束于这个狭小的天地？如果，可惜，没有如果。

我想起他在妹妹睡觉前总会给她讲童话故事，想起他即使工作了一天仍不忘在电脑桌前提笔写些什么，他只能通过做这些来弥补那时，如果，的空白。

我庆幸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原来，缄默的父亲背后藏着那么动人的故事，有过那么炽热的梦想。那个骑马倚斜桥的翩翩少年，虽然岁月无情让他变成了沧桑老夫，但我祈愿忙碌的生活依然能留给他时间去重温一遍少年时的梦。